

246-8-49C

猛虎下山

侵略者张牙舞爪太凶狂

保家园挥起铁拳镇敌顽

塞外夺宝

古寺内枪声骤起失佛珠

荆天雷巧装改扮夺国宝

封面设计 王方雄

塞外夺宝

张永春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糖果腊纸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秋涛路334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印数000,001--378,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393

定 价: 0.62元

期限表

请在下

塞外夺宝

春编写

清末民初 山西开元
寺运往河南少林寺途中，被内蒙古飞虎镇保安团勾结恶匪骆镇山劫走，企图高价卖给外国人。大侠荆天雷得知后，誓要夺回珍宝。于是在莽莽草原上发生了一个激烈、曲折、动人心魄的故事……

猛虎下山

安绩人编写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把持、操纵了我舟山定海海关。以片山次郎为首的税务所，在岛上敲诈渔民，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从美国回舟山定居的拳击大师陈昆，目睹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正义的怒火从胸中升起。他终于挥起了愤怒的铁拳，给予侵略者应有的惩罚……

浙江人民出版社

塞 外 夺 宝

张永春 编写

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风沙弥天的塞外草原上……

一座古树掩映的偏僻寺庙前，这天来了十几位长途跋涉的和尚。他们身背包袱和雨伞，一个个笠帽蒙尘、黄袍沾泥，面带倦容，在为首的那位须眉飘银的长老带领下，肃穆列队，鱼贯进入大殿，欲向神佛礼拜。谁知，正当他们虔诚地合掌低首之时，大殿梁上突然有个大石灰包炸裂，霎时间，白尘弥漫、刺眼呛喉，没待和尚们弄清发生何事，一声尖利的唢呐响起，早埋伏在殿前殿后的数十名头蒙黑纱的歹徒蓦地跳出，挥刀舞枪，朝和尚们猛砍猛杀。和尚们虽然被迫仓促应战，但个个面无惧色，施展功夫，就以雨伞、包袱当武器，以一当十地激烈开打起来，直杀得个天昏地暗。但，和尚们毕竟寡不敌众，外加一路餐风饮露，体力不济，一个个相继倒在血泊之中。战到最后，只剩下武功高强的长老和两个已夺刀在手的贴身弟子。他们三人互相照应着，且战且退。眼看已打到寺门前，即刻便能夺路而去，不料，从门前古柏枝丫中忽然飘下一条灰影。此人不等落地，在半空中即出狠招

“连环腿”，只听“啪！啪！”两声，那两个冲在前面的贴身弟子应声向后跌出十余丈，顿时颈折脑裂，仆地而亡。长老定睛细看，来人一身青灰布紧身打扮，生就一张刀削脸，鹰钩鼻，牙关紧咬，目露凶光。长老见他一亮相便连杀两人且落地翻身轻如燕，知道遇上高手，忙朝旁闪身喝道：“来者通名报姓！为何如此虐杀？”这刀削脸冷笑一声：“哼！休得多言！让你这老秃驴尝尝我大侠荆天雷的厉害！”答话未完，便抢先亮出鹰爪一记“恶鹰擒兔”朝长老猛攻过来。长老怎敢怠慢，轻舒猿臂，以静对动，架开凶猛的鹰爪，与对方周旋起来，想伺机击倒对方再夺路而去。两人交手数十回合，年轻力壮的刀削脸并未占多大上风，长老由于年迈，接招、进招手脚虽然不如来人敏捷，但被对方击中时，对方却感到有如碰在钢柱上一般，纹丝不动。刀削脸屡攻不下，有些心躁，稍一分神，就遭长老一掌，连连后跌。……岂知这刀削脸身手不凡，后跌之身刚触地，便双肘点地借力一个“鹞子翻身”腾空而起。他在半空中猛然转向发力，再使绝招“连环腿”狠踢长老裸露的光头。头是护体功的最薄弱之处，长老万没料及此人腾跃会如此迅疾，欲运气护头，已来不及。但听长老“啊——”惨叫一声，仰面倒地，不再动弹。反守为攻的刀削脸落地站稳后，摆架势静候片刻，见倒地的长老仍一动不动，料定必死无疑，便收功放心大胆上前去解长老背上的红绸包袱。谁知，刚一近身，长老却猛然一个“旱地拔葱”跃起，“啪！啪！”回敬两腿，猝不及防的刀削脸被迎面踢中，滚翻在地，眼看长老飘然跃上高墙，正欲遁去，这刀削脸自怀中摸出一柄手枪慌忙击发。随着“砰！砰！”两声凄厉的枪响，长老自高墙上晃悠悠不情愿似地跌翻在尘埃之中！这刀

削脸爬将起来，阴笑着终于解下了长老背上的红绸包袱……

风声瑟瑟，沙尘漫天，一支由三只骆驼组成的商队正晃着沙哑的铃铛在顶风冒沙艰难地行进着。忽然，隐约听得马鸣萧萧，自土坡后跃出一群人和马的形影，转瞬之间，已到商队跟前，将其团团围住。为首一条大汉跨着赤兔胭脂马，足登牛皮蒙古靴，肩披羊羔皮大氅，他吁着气勒住马，一双豹子眼在虎眉下圆睁，洪钟般地呼喊一声：“还不快滚下来？”押货商人知道遇上拦路强盗了，吓得半死，一个个翻下骆驼，战战兢兢将携带的一袋银钱尽数双手奉上。然后跪地磕头如捣蒜，一迭连声地说：“在下小本经营，能孝敬的钱财不多，恳望好汉可怜我妻儿老小，万勿绝我生路啊！”这大汉听得这般言语，朝已抓钱袋在手的一位俊俏女子撇了撇嘴，示意她将钱袋掷还，然后高声说：“记住，以后做生意放规矩点！倘若敢欺压百姓，别让我第二次撞见！”说罢，猛一挥鞭，众人前呼后拥，策马呼啸而去。跪在地上的商人连声答道：“不敢！不敢！一定！一定！”直到听得马蹄声远去，这才抬头长吁一口气，擦去额头冷汗，有些不大相信地盯视着掷还的钱袋，好半天才转过神来：啊呀，我今日八成是碰上大侠荆天雷啦！

“荆天雷”这三个字，在这塞外草原上真如雷贯耳，是男女老少无人不知的一位“大盗”。他出身贫苦，自幼由生父亲授，学得一身高强武艺。后因父亲领头抗税，被匪徒骆镇山设毒计残害致死；他母亲又被富商刁剥皮百般凌辱，投河自尽。从此，荆天雷与官府、富贾结下了不解之冤。他和妹

妹天凤一起拉杆子聚人马当上了“强盗”。由于荆天雷为人仗义，专门劫富济贫，没数月，手下便有百多号人。他人马强悍，智勇双全，来去无踪，因而富贾闻风丧胆，官府见名头疼，而百姓却都尊称他为“大侠”。正因为如此，官府尽管以千两银子悬赏捉拿荆天雷，但捉来拿去，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今天，这小商人碰上的正是这大名鼎鼎的荆天雷！

却说这纵马飞奔而去的荆天雷一伙，正尽兴驰骋间，眼尖的天凤忽然在马上踏蹬挺身站起，喊道：“哥，快看那是什么？”天雷顺着她的鞭梢一望，只见远处河滩上有一堆黄乎乎的物什。众人一勒马缰急驰过去，才看清是一个血迹斑斑早已气绝身亡的和尚。紧随荆天雷的另两条汉子老三和老四，见状异口同声发问：“外地和尚，怎会只身一人在此惨遭毒手呢？”荆天雷一言不发，拨马蹚河。上得对岸，下马拔剑在手，朝树林中寻觅而去，众人也纷纷拔刀握剑紧随在后。树林尽头是座庙宇，庙门虚掩，四周死般静寂，风中传来阵阵血腥气味。荆天雷踢开庙门，跳进院里，四下机警地一扫，不禁“唏”地倒吸半口凉气。只见庙中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和尚尸体，剧烈打斗过的痕迹处处可辨。众人仔细地搜寻着，突然发现墙根边躺着的一位老和尚似乎尚在蠕动。荆天雷等忙将他扶起，问道：“老师父，这是怎么回事？”长老一丝游气尚存，断断续续痛苦地说：“我们……从……从山西开元寺来……护送国宝佛牙舍利子……去河南少……少林寺……谁知在这儿……被……被抢走了……他们有……有洋枪……”听到此，荆天雷迫不及待地问：“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可知晓？”

“大……大盗……荆天雷！”长老用尽了最后的气力说完这句话，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圆寂归天了。

荆天雷闻听此言比头顶突遭闷雷轰击更震惊万分。“哇呀呀！”他禁不住地吼叫起来。有人竟敢假冒自己的姓名，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勾当，荆天雷怎能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呢？他将手中宝剑猛力插进地中，紧攥双拳，牙齿咬得咯咯响，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六个字：“夺宝！报仇！雪耻！”

二

震怒之后，荆天雷与老三、老四细细合计，觉得这一带只有飞虎镇保安团有枪，抢宝勾当十有八九系他们所干，同时嫁祸于自己，妄图一箭双雕，好不歹毒。荆天雷决意进镇探视究竟。她妹妹天凤也执拗地要同行。天雷不容置辩地命令道：“凤妹，你回家好好练功。老三、老四替我好好地看着她，不许偷懒，不许乱窜。我去飞虎镇一趟，四、五天即归。”众人一听忙劝阻道：“大哥，镇上人多眼杂，正在悬赏，万一……”“我意已决，不必多言！”天雷随即驱马独自疾驰而去。气恼得妹妹天凤连连跺脚，不过转身之间她就想出了个好主意……

小小的飞虎镇座落在辽阔安谧的草原上，显得格外狭窄、拥挤、喧闹。今日正好逢集，镇上汇集着各处涌来的买卖人、农牧民，把那唯一的街道挤得个水泄不通。此时，只见人群中钻出一位头上斜扣顶毡帽的后生。他肩搭一张黄狗皮进了皮货铺，缠住皮货铺老板，口口声声嚷道这是张上等好狗皮，要卖个好价钱。老板把皮子朝柜台上一铺，懂行地对皮毛“一看二摸三吹”即判出这原是张劣等货。正欲抬头与卖主论价，却发现这后生的手正从皮毛下悄悄伸向自己的钱匣。老板勃

然大怒：“好哇，你原是这么票货啊！”他一把攥住这小偷的手，冲出柜台，想将其扭送保安团。不料那小子比泥鳅还滑，用肩膀朝老板当胸一撞，抽身抓起狗皮即窜出门外，钻进人群。皮货老板本能地朝自己兜里一摸。呀！眨眼间兜内钱包已不翼而飞，不禁大惊失色。他慌忙追出门外，疾呼：“抓住他！抓住这披狗皮的小子！”镇上人群被这一咋呼，更显混乱拥挤。那小偷趁机甩掉黄狗皮，利用人群作掩护，东钻西溜地一下子逃到了镇口。他见木桩旁有匹空马並未拴缰，喜出望外，一耸身纵上马背，便朝镇外急奔而去……

这小偷号称“神手张”，虽武功不济，但偷鸡摸狗，身手迅疾异常，真所谓：转眼即来，眨眼又去，手到物到，如入无人之境。他以前也曾是荆天雷的手下，但此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在荆天雷手下难饱私欲，后来就独自单干了。

谁知，神手张今日偷骑的空马正是荆天雷的。他正抖缰疾奔，忽听一声呼哨，马突然停步驻蹄，纹丝不动；又一声呼哨，这赤兔马竟扭头往回跑起来，不管神手张如何咋呼，踢打都无济于事。这马跑到座大院跟前，后腿一蹶，就轻而易举地把神手张扔下马背，摔了个嘴啃泥。神手张恼怒地爬起来正想打马，发现荆天雷就站在面前，他忙讨好地说：“大哥，是您哪。现在到处都在抓您，我这儿有匹马，你快骑上跑吧！”天雷不禁仰天大笑：“我的马几时变成你的了？”问得神手张只能推推毡帽掩饰地傻笑。荆天雷並不计较，将神手张带到一座僻静的清真寺里问道：“喂，老伙计，有桩大买卖你干不干？”

原来，荆天雷已经查明，国宝佛牙舍利子确实是内蒙古飞虎镇保安团勾结恶匪骆镇山劫走的，企图高价卖给外国商

人。可是仅如杏核般的宝物藏在何处就没那么容易知晓了。现在巧遇神手张，若他肯当帮手，对荆天雷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荆天雷抓住神手张的致命弱点，故意说只要帮忙把国宝夺回来，舍利子可卖无数的钱。神手张果然见钱眼开，张着大嘴讨价还价起来：对半分不肯，非要六成不可。荆天雷有意把他戏弄一番后，爽快地答应了神手张的全部条件。

两人来到一家小饭铺，准备吃些酒菜后再作计较。没料想端酒上菜的女招待却着实让荆天雷大吃一惊。你道何人？这女招待竟是荆天雷的妹妹天凤。

原来，性急而又伶俐的天凤也极想参加夺宝战斗，无奈被老四看管住脱身不得，她急中生智，故意说要向四哥请教醉剑，乘其舞得兴起，连连劝酒。老四本来就有贪杯的毛病，现怎禁得住天凤左劝右灌，不出一个时辰，便烂醉如泥了。天凤脱了身，就立即乘快马疾风似地赶到镇上。她买通饭店老板，当上了临时的女招待，在此人来人往之处留神地打探着有关宝物的消息。现在，天凤对惊诧万分的哥哥天雷得意地眨眨眼，就又扭身去照应坐在一旁角落里的两条大汉了。

天凤一边热情地为这两人斟酒，一边东拉西扯地搭讪着。这两条大汉正是保安团麦团长以重金聘请来保护宝物的保镖汪德仁和李大全。此时，两人都已喝得微醉，被天凤七套八套，吐了真言。不仅说出了聘书就放在桌角的包袱内，而且道明他们两人从未与麦团长见过面。这些话都被坐在相隔不远的荆天雷听得一清二楚。他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脸上慢慢地浮现出自信的微笑。荆天雷给神手张使个眼色，用嘴巴一努那两大汉桌角上的包袱，悄声说道：“就看你的了。”

神手张起身，当走至大汉桌前，一个趔趄装假绊倒，转

眼之间已趁机碰掉包袱，偷走聘书，还神速地顺势将包袱内的一大袋钱也装入怀中。大汉正想发作，神手张满面堆笑，连连点头哈腰地说“对不住”，从地上拾起包袱双手捧上，弄得大汉欲骂不行，只得狠狠瞪了对方一眼作罢。他俩招呼饭铺伙计算帐，谁想伸手去包袱里一摸，钱包没有了，聘书也不翼而飞。这一惊非同小可。俩大汉对视一下后，便挽袖向神手张这边走来。

“喂，快拿出来！”俩大汉恶声恶气下令道。“拿什么呀？”神手张故意装傻，佯装不知。俩大汉怒火中烧，喝声：“好小子你是讨打啊！”便一个“黑虎掏心”前冲拳打来。神手张“哎唷”一声，翻桌而过；另一汉子紧接以“泰山压顶”的招式，却被斜刺里冲出的天凤接住。一时间，你来我往，小小酒店里拳舞腿飞，闹得个天翻地覆。神手张並不还手，只是凭借他敏捷的身手，窜、蹦、跳、闪，使对方拳拳落空，招招失灵，只累得个气喘吁吁；天凤则是依仗高超的技艺，避实就虚，四两拨千斤，与对手打得难解难分。荆天雷此时依然端坐桌边，目不斜视，顾自展看神手张盗得的聘书，直到上上下下看了个清楚明白，仔细藏入怀中后，这才托地跳起，一个鲤鱼跃龙门，冲入打斗圈内。荆天雷果然身手不凡，技高压人。他动作轻灵，脚步敏捷，行若流水，翩如轻鸿，击象毒蛇吐信，闪身似燕子穿帘，交手如乌龙绞柱，弹腿赛鹞子钻天；招数变幻莫测，拳势沉重生风。这两个保镖岂是他的对手？交手没过十招，便被双双打倒在地。荆天雷吩咐将两人紧紧缚在一起，命令天凤严加看管。他决定自己与神手张两人分别冒充保镖汪德仁和李大全，打入保安团内，细察藏宝处，伺机夺宝。哪知回首一看，神手张已不知去向了……

神手张又旧病复发。饭铺一战，他已盗得一大包保镖的银钱，思量着足够自己受用一阵了，何苦再冒生死入虎穴，与有洋枪的强徒们作对呢？因而趁荆天雷兄妹捆绑保镖不注意时，脚底抹油溜走了。此刻神手张正在树林间哼着小曲穿行着，忽见迎面一棵大树上贴有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向右转有好东西给你！”几个大字。好奇心驱使他向右转去。走不多远，又有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再向右转有更好的东西给你！”神手张又照纸条所写向右转。一连四张纸条，他连着四个向右转后，发现又回到原地。刚想叫嚷“上当”，树上飞掷下一只包袱，他急忙抖开一看，仅几套布衣裤而已，正想起身离去，荆天雷已稳稳地站在他面前，微笑着说：“我料定你老毛病又犯了。怎么样？快换衣服吧。跟我去见麦团长。”神手张还想挣扎，荆天雷却不由分说，三两把便剥掉他的外衣，逼其换装停当。两人便朝保安团而去。殊不知，这一去宛如进虎口拔牙，波澜迭起。

三

话说荆天雷两人以汪德仁和李大全的名义，带着聘书来到保安团。麦团长十分高兴，只简单问了几句便安排他们和伍排长住在一起，听候召唤。

这伍排长是位“双枪将”，躺在炕上吞云吐雾地过大烟瘾。荆天雷为探明情况，便明知故问：“麦团长把我们请来也不知干什么？”“怎么？没跟你们讲？”伍排长有些惊奇，神秘地说：“告诉你们吧，是颗什么牙。”“那宝物在这里吗？”荆天雷追问一句。“那当然在罗，就在后楼上。”神手张听到这里眼

珠一亮，荆天雷却佯作失望地又说：“藏在这儿会有什么危险？麦团长还请我们干吗？”这一问，伍排长可来劲了：“哎，请你们来是抓荆天雷的。我们麦团长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荆天雷。”一提荆天雷，伍排长更有满腔怨愤，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荆天雷这小子害得我从连长降到排长。麦团长说，再逮不住这大盗，还得把我降为班长。所以，你们若逮住了，我请喝酒！”说着说着，伍排长就连打哈欠，身不由己地睡去了。天雷和神手张也分别上床就寝。

近午夜时分，警觉的天雷听到房门轻轻地“吱呀”一响，似有人闪出屋外。他急朝神手张床上一摸，空空如也，便也立即悄悄起身，隐随而去。

神手张刚才听伍排长说宝物就藏在后楼，早就按捺不住，想早些了事好开路。好不容易熬到半夜，便急急朝后楼而去。他不愧是行家里手，溜门撬锁、翻箱倒柜，迅疾无声。不到片刻，神手张便喜孜孜地捧着偷得的精致小匣往回走了。不想刚出后楼，脚下就被人一绊，神手张扑地而倒，匣子脱手飞出。墙角倏地窜出一条黑影，便欲夺匣。神手张急眼了，朝黑影飞腿踢去。黑影身子矫健，动作快似闪电，侧身让过飞腿，并就势奋力一掌，神手张跌出丈外。这蒙面黑影轻蔑地拍拍手上沾灰，二次俯身下去拾匣子。说时迟那时快，尾随而来的荆天雷飞身而至，抢先用脚尖一挑，小匣稳当当飞起，被神手张接个正着。蒙面黑影大怒，並不吭一声，飞快地连出狠招，专朝天雷要害之处猛击。此人蛇形刁手，发招快疾，武艺甚是了得。荆天雷沉着应战，步步谨慎，招招仔细。两人对开八卦掌，四手相搏黑虎拳，顿时绞作一团，打做一堆。

正打得难解难分，警铃忽然大作。保安团的士兵们一个

个拖鞋提裤地冲将出来，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大呼小叫地吆喝起来：“有贼啊！抓贼哇！”那黑影一见，已无心恋战，便虚晃一拳，施展腾跃轻功，越墙遁去。荆天雷正想追赶，忽觉脚下踩着样物什，俯身一摸，捡起了只精致的缀珠银耳环。荆天雷望着黑影翻越而去的方向，手托银耳环若有所思……

麦团长闻警，连长裤都来不及穿，就执枪从屋里仓惶冲出。一见两新来的保镖已将盗贼打退，高兴地连赞：“果然武艺高强，本团长定要好好奖赏两位，並酬谢你们的师傅！”紧接着追问：“宝匣是否安好？”荆天雷略一思忖，示意神手张将宝匣还给麦团长。神手张不甘情愿地从怀中取出宝匣递给麦团长，心里暗骂道：“荆天雷啊荆天雷，你我这样玩命来此不正是为盗这宝物吗？好不容易到手，怎又让我轻易还给这帮家伙呢？”岂不知，麦团长接匣在手，正眼都不瞧一下，忽然仰天大笑起来。笑罢，得意地说：“荆天雷呀荆天雷，你以为本团长是草包大老粗？你哪里知道，这匣里宝物是假的，偷去了也没用！”说罢，又是一阵高声狂笑。神手张听后不禁愕然，望着天雷的眼光，心中又是懊丧，又是佩服。

虽然一场虚惊，但麦团长却越想越不放心，辗转反侧，彻夜不眠，第二日决定立即移国宝至刁府，由自己的老搭档富翁刁一敏收藏。麦团长带着假汪德仁和李大全匆匆来到刁府。

刁一敏是个细瘦个，小鼻子小眼的，眨眼动嘴，投手举足之间，就会让人觉得这人狡诈无比。他与麦团长没寒暄几句，两人便一头扎进密室里策划起来，把天雷和神手张搁在客厅里。一个丫环进来奉茶，神手张伸手接杯，一看，竟然又是天凤，惊得差点没喊出声来。原来，天凤並不满意哥哥交给的看押保镖任务。正焦急间，恰巧老三、老四赶来饭铺

寻她。天凤乘机来了个假传“圣旨”，对他俩说：“大哥让你们看押这两个家伙！”她自己便又抽身离去。天凤思量着，刁府与地方上的恶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深入虎穴，才能将国宝之事查个水落石出，因此千方百计混进刁府当起女佣人来。现在又在这里巧遇哥哥，知晓自己目标选对了，因此，既自信又得意地对哥哥天雷笑笑，不言一句，就缓缓退下了。

密室里，麦团长将昨晚之事一讲，急得刁一敏连连追问：

“宝物现在何处？”麦团长洋洋自得地打开枪匣，从内中取出包得好好的佛牙，说：“放心吧，在这呢。枪匣藏宝，荆天雷再鬼也不会料到我老麦这一怪招啊！”说得两人都笑将起来。于是，这一狼一狈紧凑一起，几乎耳语般地商量了个真真假假之计，並决定留下两个保镖在刁府守护。

天雷借口熟悉情况，向刁老爷提出要认识一下府里所有的人。刁一敏只得将府内人一一向天雷介绍，並领他俩来到后花园的三角亭内。只见绣花架前端坐着一位俊俏的小姐。刁一敏介绍道：“这是我的侄女素娟。”天雷一见这女子就有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不料待他上前施礼，这位素娟小姐却表情冷漠，仅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就继续低头绣花了，不再理睬众人。刁一敏连忙解释：“我这侄女生性孤僻高傲，请两位万勿见怪。”天雷一边“没事没事”地应酬着，一边若有所思……

随着一阵阵敲击木鱼的声音，刁一敏又将天雷两人领到佛堂门前。可望见里面的刁老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在虔诚地敲着只大木鱼，闭目诵经。刁一敏特意吩咐道：“这是内人的佛堂，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准入内！”“是！”两人装着俯首贴耳的样子。刁一敏又指着后面的藏宝楼，压低声音继续关照道：“这里面藏的可都是值钱的东西，你们一定要严密保护！懂吗？”说罢，

闪着目光观察两人的反应。天雷暗中扯着神手张的衣角，照旧用刚才的神态和声调，恭恭敬敬地答道：“是！”说话间，听差跑来报告，说本镇王老爷求见。刁一敏让天雷两人再四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自己就回客厅了。

天雷和神手张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后并肩往回走。神手张又有点按捺不住，说道：“大哥，我敢断定宝物就藏在那后楼上，我们何不……”正说到这里，天雷似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急忙“嘘”了一声，阻止神手张再说下去。两人回视，果然见素娟小姐尾随身后。这位古怪的小姐见两人回头，忙顺手从路旁摘下几朵花作掩饰，然后以一种若无其事的姿态，吻着鲜花快步赶上两人，不作搭理地擦肩而过。天雷望其背影，刚才那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又浮现心头。他见院内别无他人，正是一试的好机会。于是高喊一声：“刁小姐留步。”从自己怀内取出昨夜与蒙面黑影打斗时拾得的那只缀珠银耳环，佯装刚从地上捡起，对闻声转身的素娟说：“小姐，您的耳环掉啦！”素娟一见这保镖手中托着的耳环，瞬间眼睛一亮，继而又坚定地否定，冷冰冰地说声：“这不是我的东西！”转身便走。素娟这异常的瞬间反应，早被天雷捕捉在目的了。天雷决定一不作二不休，试就试它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他灵机一动，对着素娟后背猛一挥手，同时喊声：“看镖！”素娟听得身后响动及喊声，闪电般地飞旋至一旁，落地时已摆好进招的架势。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完成得轻盈流畅，而且转眼之间，这位素娟已与刚才绣花、摘花的小姐判若两人。天雷看看手中并没掷出的飞镖，微微一笑，语带双关地说：“刁小姐果然身手不凡啊！”素娟情知露相，气恼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紧咬，一声切齿的“你……”忿忿离去……

是夜：神手张早酣然呼呼入睡，天雷和衣躺在床上，仍对着手中的缀珠银耳环在沉思：看来素娟必是昨夜那蒙面黑影无疑了，但这位古怪小姐究竟何许人也？天雷正思绪翻腾，突然一颗石子穿窗而入，接着闪过一条黑影。天雷将耳环往枕头下一塞，迅疾窜出屋外，追寻不放，一直追到后院假山旁的三角亭下，只见黑影一晃，倏地不见了。天雷稳住神，在暗中，圆睁豹眼细一观察便心中有数。佯装失却追寻目标，双手插袋，缓步踱入亭内。只见天雷右手猛向上一抖，一枚闪光的银币自掌中射出，但听“哎唷”一声，亭梁上跌下一个个蒙面人。天雷不等这人站稳，一把就将那蒙面扯开，没想到竟是自己的妹妹天凤。天雷勃然发怒，正色厉声责备妹妹，深更半夜不该开如此玩笑。哪知天凤并不买帐，脚一跺，嘴一噘，也一本正经地回敬道：“哥，谁跟你开玩笑呀！你看这是什么？”天雷定睛一看，妹妹掌心托着的一只缀珠银耳环，正和自己捡的那只一模一样，肯定是一对无疑了。天雷刚要问这是从哪搞来的，突然听到自己房里神手张一阵急促的叫嚷声：“有贼啊！有贼啊！”并隐约可闻厮打声。天雷和天凤急速返回房间，只见神手张嘴角流血，跌坐在墙角上。急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神手张一抹嘴角的鲜血，告诉说：“我睡得好好的，忽然好象听到有动静，睁眼一看，一个脸蒙黑纱的人已经摸到我的床前。我想抓他，不料这家伙功夫厉害了得，三拳两脚，就把我打成这样子。听到我喊嚷，他才越窗而去。”天雷越听越奇怪，忽然醒悟，几步奔至床头，忙掀开枕头一看，枕下的耳环不翼而飞了！

神手张的叫喊惊动了刁府上下，上至刁一敏，下至家人奴仆，纷纷点灯执棍涌到天雷两人住的房前。刁老爷发问：